

列 宁

机会主义和
第二国际的破产

А 224/45

列 宁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北 京 出 版 社

1963年

列 宁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2/16·字数：12,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71·2

定价：(4) 0.08 元

第二国际真的不存在了嗎？它的最有权威的代
表，如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坚决否认这一点。因为除了
断絕关系而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平安无
事，——这就是他們的看法。

为了弄清真相，我們来看一看 1912 年巴塞尔代表大
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所談的恰恰是这次帝国主义世界大
战，并且是由世界各国社会党通过的。应当指出，沒有一
个社会主义者敢从理論上来否认对每次战争作出具体的
历史的估計的必要。

現在，当战争已經大打起来了的时候，無論是公开的
机会主义者，还是考茨基派，都不敢否认巴塞尔宣言，也
不敢拿这个宣言提出的要求同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
相对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言充分地揭露了公开的
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的真面目。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是列宁用德文写的，发表在齐
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理論刊物“先驅”杂志（《Vorbote》）第 1 期上。在此
以前，列宁以同一标题还用俄文写了一篇論文，在 1924 年第一次刊载
在“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 5 期（总 28 期）上，后来編入“列宁全集”俄
文第 4 版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1 卷第 418—435 頁）。这篇論文
同发表在“先驅”上的論文略有出入。

宣言中既沒有一个字談到保卫祖国，也沒有一个字談到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區別，更沒有一个字談到德国和四协約国¹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①現在处处向世界吹擂的那些东西。其实宣言也不能談到这些东西，因为它所談的一切，是絕對用不着这些概念的。宣言十分具体地指出了許多經濟冲突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制造这次战争已經有好几十年了，到了1912年就完全显露了出来，并且引起了1914年的战争。宣言提到俄奥两国因爭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英法两国和德国之間（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之間！）因“在小亚細亚实行征服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奥意两国因在阿尔巴尼亚“爭取統治权”而引起的冲突，等等。宣言把所有这些冲突都确定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冲突。可見，宣言十分明确地认为这次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保卫祖国的思想成了理論上毫无意思的、实践上荒謬怪誕的东西。豺狼进行斗争，是为了吞食別人的“祖国”。宣言根据无可爭辯的历史事实作了必然的結論：这次战争“决不能用什么人民利益这种借口来辯护”；它是由于“資本家要获取利潤，各国王朝要实现其野心”而制造的。如果工人“自相殘杀”起来，那簡直是一种“罪行”。宣言就是这样說的。

① 这里所指的不是考茨基在德国的那些信徒个人，而是指国际上典型的假馬克思主义者，他們搖摆于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間，实际上不过是机会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是成熟的和衰敗的資本主义时代，这时資本主义正处于崩潰的前夜，已經成熟到要让位給社会主义的地步了。1789—1871年这个时期是进步的資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脫外国奴役。在这个前提下，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談得上“保卫祖国”，即保卫祖国不受压迫。这种看法現在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可是要把这种看法应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战争，应用于誰能更多地掠夺巴尔干国家和小亚細亚等等的战争，那是荒謬的。因此，那些主張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像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来迴避巴塞尔宣言，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个宣言证明，他們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他們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別的国家，奴役別的民族。这就是“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他們即使在“自己”祖国的所做所为是为了征服別人祖国的时候，还是主張保卫“自己的”祖国。

把这次战争看作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所得出的是一种策略，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时所得出的則是另一种策略。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另一种策略。战争“将引起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們必須“利用”这种危机，利用的目的不是为了緩和危机，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相反地，而是为了“激发”群众，为了“加速資本統治的崩潰”。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宣言认

为：社会革命是可能的，因为它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熟，正是由于战争它才会到来。宣言援引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例子，即援引群众罢工和国内战争的例子说，“统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人像考茨基那样，硬说社会主义对这次战争的态度没有被阐明，这是胡说八道。这个问题在巴塞尔大会上不仅讨论过，而且已经作了决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革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策略。

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个别领袖的言论或个别党的决议，这种伪善态度是极其令人愤慨的，因为第一、这些言论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发表的；第二、这些决议并不是由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决议；第三、这都是针对各种可能的战争，而不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说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欧洲各大强国间的民族战争时代已经由它们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代替了，巴塞尔宣言最先正式承认了这个事实。

如果认为巴塞尔宣言是一种空洞叫喊、官样文章、虚声恫吓，那就错了。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要这样来提问题的。但这是不对的。这个宣言无非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所进行的巨大宣传工作的结果，无非是社会主义者用各种语言向群众发表的数十万演说、文章和呼吁书的总结。宣言只是重复了茹尔·盖得在1899年所写过的东西，当时他抨击了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应付战争的

政策，他談過“資本主義海盜”引起的戰爭（«En garde!»^①第 175 頁）；宣言只是重復了 1909 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所寫過的東西，他在这本書里認為“和平”時代已經結束，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把巴塞爾宣言看作空話或錯誤，那就是把近 25 年來的全部社會主義工作都看作空話或錯誤。有人指出通過宣言而不實行宣言是矛盾的，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對於這種指責所以這樣不能忍受，是因為這個事實揭穿了第二國際工作中極其深刻的矛盾。1871—1914 年這個時期的相對“和平的”性質給機會主義提供了養料，它起初只是一種情緒，後來成了一種流派，最後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的一个集團或階層。這些分子所以能夠操縱工人運動，只是因為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們所以能夠取得群眾的信賴，只是因為他們發誓說，他們的全部“和平”工作都是為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的。這個矛盾好像是一個膿包，它總歸要破裂的，結果也真的破裂了。現在全部問題就在於是否要像考茨基之流所做的那樣，為了維持“統一”（與膿毒維持“統一”）把這塊膿再擠進有機體中去，還是為了促進工人運動這一有機體的完全健康，必須儘快地和細心地把這塊膿排除掉，雖然動這番手術要忍受一時的劇痛的。

那些投票贊成軍費開支、參加內閣並在 1914—1915

① “守衛去！”。——編者注

年間捍卫护国思想的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伪君子才能否认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必須說明一下。

二

如果把全部問題看成个别人物的問題，那是荒謬的。考茨基問道(《Neue Zeit》^① 1915年5月28日)：既然是普列汉諾夫和盖得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試問，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四協約国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說(《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②，1915年苏黎世版，第21頁)：既然是考茨基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試問，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都是在演滑稽剧。为了說明整个运动的危机，必須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經濟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各个派別历史的联系。

1914—1915年战争期間护国主义的經濟实质是什么呢？各大强国的資產階級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世界和剝削世界，是为了压迫各族人民。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貴族和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可以从資產階級的巨額利潤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階級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

① “新时代”。——編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編者注

国的”民族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階級群众，資產階級的走狗同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反对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內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張階級合作，放棄无产階級专政，放棄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資產階級法制，不相信无产階級而相信資產階級。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直接繼續和完成。

在 1889—1914 年这一整个时代，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趋向，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間經常进行斗争。如今在各个国家里，在对待战争的問題上也存在着两个主要派別。我們暫且撇开資產階級和机会主义者所使用的那种以个别人物为口实的手法，只談一談許多国家的派別情况。我們現在就拿欧洲的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和法国这 10 个国家來說吧。在前 8 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划分是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国际主义派的划分相适应的。在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据点是“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² 和列金之流；在英国是費边社分子³ 和工党⁴ (英国独立工党——I. L. P.⁵ 始終同他們結成联盟，支持他們的机关报，但是它在这个联盟中始終不如社会沙文主义派占优势，而在英国社会党——B. S. P.⁶ 內，国际主义派却占 $\frac{3}{7}$)；在俄国这一派的代表是“我們的曙光”杂志⁷ (現在是“我們的

事业”杂志)、“組織委员会”⁸以及齐赫澤领导的杜馬党团；在意大利是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在荷兰是特魯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领导的党内多数派；在保加利亚是“寬广派”的党；在瑞士是格雷利希之流。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沙文主义发出了相当激烈的抗議。只有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例外，这里虽然也有国际主义派，但是力量很弱。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已經完成了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与本国資產階級和总参謀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卑鄙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拥有独占合法刊物和欺騙群众的壟断权。所以，如果到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現象，那是很荒謬的。如果打算同大卫、列金、海德門、普列汉諾夫、維伯等一起去执行巴塞尔決議，那也是很荒謬的。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統一，就是同剝削其他民族的“本国”民族資產階級讲統一，就是使国际无产階級分裂。这当然不是說，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办到，而只是說这种决裂在历史上已經成熟，它对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来說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由“和平的”資本主义进到了帝国主义資本主义，它已經为这种决裂作好了准备。Volentem ducunt fata, nolentem trahunt^①。

① 願从者天引之，不願从者天强之。——編者注

三

資產階級的聰明的代表人物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極力稱贊現在以“護國派”（即帝國主義掠奪政策的維護者）為首的社會黨。因此各國政府不是賞賜給社會沙文主義首領們以閣員的位置（在法英兩國），就是讓他們享有合法地自由存在的特權（在德俄兩國）。因此，在社會民主黨最強大而且已經變成民族主義自由派的反革命工黨的事實最為明顯的德國，檢察署竟把社會民主黨內“少數”與“多數”的鬥爭看作“階級仇恨激發”的表現！因此，聰明的機會主義者極力設法使那些在1914—1915年間曾對資產階級幫過大忙的舊黨保持原先“統一”的局面。1915年4月，有一位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在反動的雜誌“普魯士年鑑”（《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用“莫尼托爾”筆名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以值得感謝的坦率精神表明了世界各國聰明的機會主義者的觀點。莫尼托爾認為，要是社會民主黨繼續向右走的話，那對資產階級是很危險的：“它應當保持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工人政黨的性質，因為它一旦放棄了這一點，馬上就會出現一個新的政黨來接受原先舊的政黨所背棄的綱領，並把這個綱領表述得更加激進。”（“普魯士年鑑”1915年第4期第50—51頁）

莫尼托爾說得真中肯。英國自由黨人和法國激進黨

人一向要求的，正是用响亮的革命詞句欺騙群众，使他們相信劳合-乔治、桑巴、列諾得尔、列金和考茨基之流，相信这些在掠夺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的人。

但是，莫尼托尔所代表的只是一种露骨的、粗魯的、厚顏无耻的机会主义。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行动却是隱蔽的、巧妙的、“誠实的”。恩格斯有一次曾經說過：“誠实的”机会主义者对工人階級是最危險的……⁹ 举个例子來說吧：

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1915年11月26日)上写道：“反对多数的情緒正在增长；群众怀有反对心理。”“战后(只是战后嗎？——尼·列·)，階級矛盾必将尖銳，这会使激进主义在群众中占上风。”“战后(只是战后嗎？——尼·列·)激进派分子势必紛紛脫党，而加入从事反国会的(?? 应当說：国会以外的)群众活动的党，这对我們是一个威胁。”“由此可見，我們的党正分裂为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极端相反的营垒。”为挽救統一起見，考茨基竭力劝告国会中的多数，要他們允許少数分子在国会里发表一些激进演說。这就是說，考茨基想利用在国会內发表的一些激进演說，使革命群众同机会主义者調和起来，然而这些机会主义者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他們早就操纵了工会，現在他們依靠同資產階級和政府的紧密联盟又掌握了党內的領導权。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与莫尼托尔的“綱領”在实质上有什么差別呢？除了一些糟蹋馬克思主义的甜蜜詞句而外，沒有任何差別。

考茨基分子烏尔木在1915年3月18日的国会党团會議上“警告”党团不要“把弦子拉得太紧；工人群众反对党团多数的情緒正在增长；必須保持馬克思主义的”（?!大概是印錯了，应讀作“莫尼托尔主义的”）“中派”立場（«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 Material zum «Fall Liebknecht»». Als Manuskript gedruckt^①. 第67頁）。由此可見，还在1915年3月就有人代表全体考茨基分子（即所謂“中派”）承认了群众怀有革命情緒的事实!!然而过了八个半月以后，考茨基却又主張使那些想和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党进行斗争的群众同机会主义者“調和起来”，而且是利用一些响亮的革命詞句提出来的!!

战争所以往往是有益的，是因为它能揭破膿包和排除俗例。

讓我們把英国的費边社分子同德国的考茨基分子比較一下。請看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談到費边社分子时所写的一段話：……“这伙野心家有足够的判断力来理解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無論如何不願意把这番艰巨工作托付給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他們的基本原则就是害怕革命”……（“与左尔格通信集”第390頁¹⁰）。

而在1893年11月11日，恩格斯又写道：“这些妄自尊大的資产者对无产阶级装出一副大发慈悲的样子，說

① “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非卖品。——編者注

要从上面来解放它，只是它要明白，它这样无知无識的群众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要沒有他們这批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憫人的老太婆大发慈悲，它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同上第 401 頁)¹¹。

在理論上，考茨基瞧不起費边社分子，正像慈善君子瞧不起穷光蛋一样。因为他是发誓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們之間在實踐上有什么差別呢？他們都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并且又都像威廉二世对待比利时中立那样来对待这个宣言。而馬克思則不然，他毕生斥責了那些力图扑灭工人革命精神的人。

考茨基拿“超帝国主义”的新理論来反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这种理論就是：排除“各国財政資本之間的斗争”，并由“国际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制度”来代替(“新时代”杂志，1915 年 4 月 30 日)。同时他又补充說：“我們还没有充分的根据来断定資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能不能实现。”总之，这个“新阶段”的发明者仅以对这个“新阶段”的假定为根据，却不敢直接声明它“可以实现”，这样，他就在現時，在已經开始了的危机、战争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銳化的“阶段”上，背棄了他自己的革命声明，背棄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难道这不是最可恶的費边主义嗎？

俄国考茨基派的首領 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国际化問題的重心是日常实际工作的国际化”，譬如說“劳保法和保險法应当成为工人国际活动和組織

工作的对象。”（見阿克雪里罗得所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 1915 年苏黎世版第 39—40 頁）十分明显，不但列金、大卫、維伯夫妇，就是劳合-乔治本人、納烏曼、布利安和米留可夫等人也会完全贊成这样的“国际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現在也和 1912 年那样，談到非常遙远的将来时，談到未来的国际“将发动（在战争发生时反对政府）和掀起革命風暴”时，是甘願发表一些最革命的言論的。請看，我們是多么勇敢呀！但是，一談到現在要支持和扩大群众中已經开始的革命騷动时，阿克雪里罗得便回答道，“要是我們直接处于社会革命前夜，像俄国 1901 年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預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那末这种革命群众发动的策略“也許还有某些根据”。可是，此刻这一切全是“空想”、“巴枯宁主义”等等，这同科尔布、大卫、休特古姆和列金等人完全是一副嘴臉。

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忘記了一点，就是在 1901 年，在俄国誰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第一次“决战”会在四年以后——不要忘記，是在四年以后——到来，而且还是“不解決問題的”战斗。虽然如此，当时只有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做得对，我們嘲笑了号召立刻实行冲击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之流。我們只是劝工人到处驅逐机会主义者，尽力援助、加剧、扩大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欧洲現在的情况同这很相似：如果号召“立刻”实行冲击，那是荒謬的。但是，以社

会民主党人自詡的人，不劝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尽力巩固、加深、扩大和加剧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那是可耻的。革命永远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在革命骚动开始时，誰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并且在什么时候导致“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奉送给工人的是一种陈旧的、腐朽的反革命意見。他們叫群众期待将来的国际一定是个革命的国际，而現在只应当保持、掩护和粉飾列金、大卫、王德威尔得和海德門之流的反革命分子的統治。与列金之流保持“統一”是准备“将来的”革命国际的最好办法，这难道还不明显么？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首領大卫在回答我党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时說，“力求把世界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就是胆大妄为”（見《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Weltkrieg》——“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一书1915年版第172頁）。这个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話：

“既然战争已經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种轉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决不能放棄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准备工作。”^①

（大卫也引证了这一段話，見該书第171頁。）在大卫那本书問世的前一个月，我党发表了几个決議，其中把“有步骤的准备工作”解釋如下：1. 反对軍費开支；2. 打破

① 見“列宁选集”第2卷第533頁。——編者注